

恋之缠溪

叶辛著

孤寂强壮的青年和寡妇少妇的畸恋

渴望爱情的女人如缠溪水那样执恋

一个有志青年神奇的发家经历

一对农家母女蹊跷的意外之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缠溪之恋

叶辛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缠溪之恋/叶辛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5. 8

ISBN 7-5321-2908-X

I. 缠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5749 号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版式设计:王志伟

缠溪之恋

叶 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3 字数 10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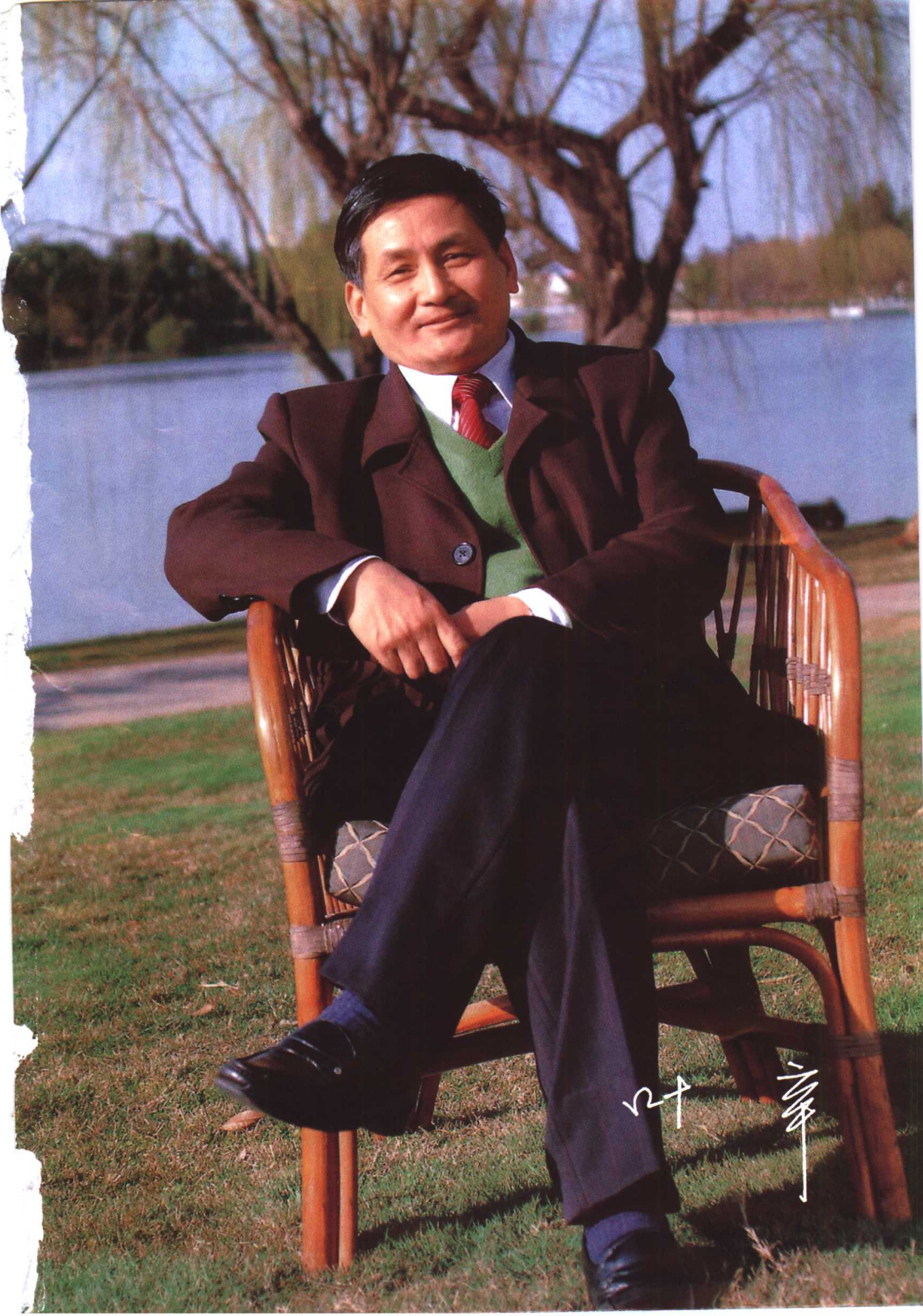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,000 册

ISBN 7-5321-2908-X/I·2236 定价: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4364064



21

辛

A

缠溪的源头在凉水井。

那不是一口井,而是从隐蔽的山洞里悠悠然淌出来的一股泉水,漫溢在岭腰的一片低洼处,形成了一个幽深的水塘,形成了顺着弯弯拐拐的山势淌下去的那条缠溪。

缠溪源头的这一片水清澈得诱人,水面映出团转的巍然群山,映着山巅草坡上的树木花朵,映着耀眼的蓝天和白云。人站在水边,眉宇五官如同照镜子一般清晰地映现出来。人走过,会情不自禁探头探脑地俯首瞅瞅。

山乡里的祖先们,就给这片水起名凉水井,世代地这么叫下来。

这地方虽说偏远荒僻,可在高高的山崖上,却镌刻着两句文绉绉的、流传千古的回文诗:

青山碧岭逼山青

缠溪长水常溪缠

偶有文人雅士路经缠溪,看到这两句诗文,总要驻足猜测、咀嚼一番,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,包含着什么意蕴。说的时候十分热烈,最后往往又是各说各的,不了了之。久而久之,这两句回文诗,也同缠溪和凉水井一样,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。

在省城商界的成功人士安阳的心目中,凉水井并不是这一片水,也不是这两句颇有意味的回文诗,而是坐落在山坡脚下的寨子,那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。只因岭腰间有了这一片水,这股水又淌出了一条缠溪,山脚下缠溪边的大寨子,也就跟着叫凉水井。

缠溪的源头在凉水井,对于安阳来说,却是别有一番情韵和意味。那是埋藏在他心灵深处情感的源头,时常萌动着的爱的源头,搅动着他心绪的温馨的源头,难以忘怀的初恋的源头,青春年华中可以称作畸恋的源头,都发生在他的故乡凉水井寨子。

近年来,经营着他引以为自豪的茶叶,忙忙碌碌地在商海中浮沉的他总以为,久久地栖居在喧嚣繁华的省城,在离开偏僻蛮荒的凉水井寨子六七年之后,那一切都已然远去。

谁知,就像故乡的那条缠溪水一样,凉水井寨子上曾经的人和事,曾经发生过的一切,又会那么鲜明、那么清晰地缠上他的心头,浮上他的脑际。

初冬时节，省城的晚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《警惕煤气“杀手”》，报道的是，入冬以后，又有两个女人死了，死于煤气中毒，原因是煤气热水器通风不畅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这一类意外事故几乎年年冬天都会发生，见惯不惊了。

晚报用大号字作标题特意报道这一消息，用意是在提醒省城里的广大市民，每年冬季都是煤气中毒的高发季节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自从入冬以来，两百多万人口的省城里煤气中毒事件已频频发生，死亡了多人。省城居民在使用煤气热水器时，一定要注意通风透气，小心、小心、再小心，千万不能麻痹大意，酿成惨祸。

安阳读到这消息，愣怔了片刻。他的双眼瞪得直直的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呆了一阵。

使他发呆的是，这一条豆腐干那么大的消息中，顺便提了一句，死去的是来省城里打工求生的母女俩，母亲一看就是个农妇，叫任红锦，女儿还小，刚进附近一所小学的预备班借读，叫李昌芸。

坐在临窗的沙发上，安阳的脸色沉郁了很久，似还有些悲伤。茶几上的烟灰缸里，塞满了吸过的烟蒂。那一杯茶，几乎喝光了所有的水，嫩绿的茶叶黏糊在杯底、杯沿上。

天色渐渐黑下来。

安阳起身打开电灯，又随手翻了翻其他几张报纸。

其他几张报纸上都有类似的报道，日报的题目是《天冷了，沐浴时谨防“煤气杀手”》，都市报的消息是《煤气管泄漏，母与女中毒》。

不管是哪家报纸，在报道此事或是配发的相关言论及专家提醒中，都说到了初冬时节煤气中毒事件的多发和频发。

把报纸丢在一边时，安阳的脸色又释然了，眼神中还透出一股轻松感。

不过他的隐忧还是很快应验了。

孔雀苑别墅小区的大块头保安陪同民警小毕，专程来安阳新装修的三十八号别墅拜访了一次。尽管小毕仿佛不经意地解释，说她是刚分来的管段民警，早就想来逐家逐户认识一下各位业主，安阳却还是把她的到来和任家母女的意外死亡联系在一起。

果然，寒暄了几句，看上去才二十出头的小毕把话题绕到了任家母女的意外死亡身上。

“你认识他们吗？”

“哦，认识。”

他不能说不认识，一旁的胖保安是知情人，胖保安看见过她们曾住在他家里。

“听说她们在你家中住过一阵。”

“住过。”

“你和她们是亲戚？”

“哦……不，进省城之前，我和她们同是缠溪边凉水井寨子上的乡亲。她们，不……任红锦是寨子上的农民。那年头李昌芸还没出生呢。”

“同一村寨上的农民，咋个会住进你家呢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

安阳换了一下坐姿，知道必须解释一下才能把话讲明白。

“任红锦的男人李克明，在寨子上时，和我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他年前死了，母女俩在乡下活得艰难，就跑到省城来，是想同很多进城民工一样，打工混口饭吃。她们找到了我，要我设法介绍打工的活，在没得正式打工之前，先借住在我这里，顺便也帮我料理料理家务。住过一阵，后来活找到了，娃娃进了小学预备班借读，她们在学校附近也借到了房子，就搬了出去。一切都好好的，哪晓得，会出这样的意外……”

“任红锦找到的是啥子活路？”小毕看似随意地问。

“好像先是在哪家餐馆洗碗，后来，后来……找到的是钟点工的活吧。都不是我介绍成的，是她自己出外去找的。”安阳淡然道。

听她问话，安阳觉得，她一点也不像个刚分配工作的民警。特别是她那一双大大的充满狐疑的眼睛，望着人的时候，眼神定定的，有点执拗，仿佛要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问一个为什么。

果然，她又问了：

“从你这儿搬出去以后，她们来过吗？”

“没来过。”安阳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

“你呢，去看过她们吗？”

“没得。”安阳沉吟了片刻，淡淡地说，“哎呀，我生意上的事情太忙了，顾不上。咋个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问问。”

谜底很快让安阳晓得了，是胖子保安告诉安阳的，没有人知道胖子保安是安阳的人。胖子保安打公用电话告诉安阳，警方在农妇母女死亡的现场勘察，发现一个可疑点，在母女俩租赁住房的煤气淋浴器排烟管道里，紧紧地堵着一包草。由于管道堵塞，洗澡时燃烧产生的废气无法正常排放到室外，滞留在房间里，才造成了母女俩的死亡。

是谁在煤气淋浴器排烟管道里堵上一包草呢？

是什么人想要害死一对贫困打工的母女呢？

警方产生了怀疑，故而对曾经认识母女俩的人都进行了排查。她们曾在安阳家中住过，民警小毕总是要来问问情况的。

幸好胖子保安是打电话告诉过安阳的，要不，安阳当时吃惊的脸相和眼神，非得引起胖子保安的疑惑不可。

安阳的眉头皱紧了，事情咋个会是这个样子呢？

那以后，小毕没再来找过安阳。

安阳仍在为明年推出的茶叶新包装紧张忙碌着。可只要一静下来，他就会想起这事儿，想到无端死去的任红锦和李昌芸母女，似乎她们是拂不去的阴影。

妻子聂艳秋还在沿海城市出差,时有手机打来,说及出这一趟差的收获,说及参加的两次春茶拍卖会,她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,一再地说,深受启发,对他们来年推销春茶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
他有时暗自忖度,幸好任红锦母女死亡的时间,聂艳秋正在上海、杭州一带出差,要不,听到这一死讯,不知她要对他抱怨多久。当初任红锦母女借住在他家,聂艳秋是一百个不愿意的,为此安阳不知遭了聂艳秋多少白眼。

时间在流逝。

安阳以为,再没人会跟他提起任红锦和李昌芸的死亡了,他的心境逐渐平静下来。

这天,一个电话打到安阳公司的办公室,打电话的人劈头就问:

“安阳在吗?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答话的同时,安阳已经听出来了,这是李昌惠,原先也是凉水井寨子上的乡亲,比他要年轻好多岁。现在的安阳已经有些神经质了,凡是和凉水井寨子有关的人与事,他就会想起任红锦母女的死。

“有人要和你说话。”李昌惠在电话里说。

“哪个?”

李昌惠沉默片刻说:

“你猜猜。”

“猜不着。”安阳敛神屏息地抓着话筒。

“是我妈妈任玉巧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记得就好。我们来看你吧，你说，是去你公司，还是在哪儿？”

“不、不，”安阳急忙说，“都不要，还是我去看你们吧。你们住在哪里？”

李昌惠报出一个地名，七里冲，过去是离省城七里路的郊区，这些年城区扩大，几乎和城区连在一起了。可以算是城郊结合部吧，孔雀苑别墅小区离那里很近。

安阳在纸条上记下地址，说得空就去看她们。他问任玉巧在省城里会住多久。

任玉巧夺过电话说，要住些日子，昌惠的男人在省城里做些小生意，昌惠给人当钟点工，家中要她帮忙照顾娃儿，做点家务。她一时不回凉水井去。

这女人还是老脾气，说话的声气大得惊人，那特别的嗓音带一点沙，带一点浑厚，话筒里都有共鸣音，很好听的。从她的语气中听得出，她想见面的愿望相当强烈。

挂断电话，安阳跌坐在沙发上，脑壳里一片空白。

总以为这个女人已从他的生活中消失，总以为偏远村寨凉水井的一切都已成为尘封的往事，没想到她又固执地出现了。

她的出现，会不会搅得他的生活重又掀起波澜呢？

见了面，她会要什么，提出什么要求呢？

唉，原先，说起来真是六七年前了，在凉水井寨子上发生的一切，和任红锦的感情瓜葛，一团乱麻似的，不都是由她引出来的嘛。

—

长声吆吆的山歌在旷野里歇息下来的时候，安阳身前还有一长溜的包谷没有薅尽。远远近近和他一同在各家的田块上干活的男男女女，纷纷提起背兜，扛着锄头，退出自家的田土，越过平缓起伏的茶坡，往缠溪边凉水井寨子上走去。

太阳落坡以后，西天边的那一抹晚霞，顷刻间由浓重的暮霭笼罩着。

天擦黑了。

安阳振作了一下力气，动作麻利地挥锄薅着草。

收工的人们渐次走远，山野里显得清静下来，锄头切碰着泥巴的“嚓嚓”声清晰可闻。

不过就是几丈远的包谷林，天黑之前他是能薅完的。

当他一口气薅尽自己的那一沟包谷，扛起锄头走出包谷土时，从山坡各处田块上收了活路回归寨子去的乡亲，只能依稀

望得见隆起的茶坡山脊上模糊的影子了。

他刚沿着田埂走出几步，后头有人在喊他：

“安阳，你停一下。”

安阳没转身，就听出这是凉水井寨子上的寡妇李么姑的嗓门。

李么姑说话的声气不像寨子上的一般妇女，尖声拉气，或是细声细气。她的嗓门带一点沙，带一点浑厚，却又不失柔顺，重重的。是那种特别的女人声气，在黄昏时分清寂的山野里，听上去另有一番韵味。她不但说话的声气动听，她还会哼唱几句山歌的调调。有一回，安阳路过她家的田土，恰好听到她一边歇气，一边低低地在唱，调门有些凄凉，仿佛在倾诉啥子。

不晓得为啥子，安阳这会儿听到她叫，心就怦怦地跳。他心虚。这一阵子，凉水井寨子上关于他和李么姑的女儿李昌惠，有一些闲言碎语。

李么姑脚步重重地朝安阳直冲而来，胸部隆起的一对乳房，在衣衫后兔子一般颤动着。

安阳镇定着自己，明知故问：

“你找我？”

李么姑也不答话，走到安阳跟前，手里的锄头一横，不容置疑地说：

“走，到那边去说。”

安阳眼一斜，李么姑指的是田土边挨着茶坡的一片杉树和

青冈混种的小树林。那里地势低，也晦暗一些，离得远一点，就看不到了。

“走啊！”李么姑催促着，还重重地逮了他一把。

安阳只觉得她的力气大得惊人，下手很重，一把像要把他逮倒。薅了一下午的包谷土，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女性身上的汗气。

他一走进小树林，李么姑就把手中的锄头“砰”的一声放在地上，身上的背兜也搁落在地上。

安阳肩上的锄头刚倚着树干放下，李么姑不由分说地一把将他推靠在树干上，厉声说：

“你干的好事！”

安阳晓得要遭李么姑咒骂了。

高中毕业回凉水井寨子好几年了，他对寨子上的妇女们吵架骂人，已经司空见惯。虽说从没见过李么姑扯直了嗓门谩骂，可他知道，一旦骂起来，她一点不会比那些泼女人逊色。况且李么姑的嗓门那么大，她又是那种宽肩粗实的女人。别人家妇女只干女边的活，她只因男人死得早，那些女子胜任不了的粗重活路，像挑重担啊、挖泥巴啊、上坡割草啊，她也经常挺胸咬牙干着。常在太阳底下晒，她的一张脸黑得像被煤炭涂过一般。

“你说的啥子呀，李么姑？”安阳不想得罪她，也不敢得罪她，只好装糊涂。

“你还装。”李么姑的声气压得低，语调却是十分严厉的，“跟你说，不要再缠我家昌惠，她才十六岁！”

李昌惠长得细细巧巧，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儿，很讨人喜欢的。安阳不能想象，这么粗蛮的母亲，咋会生得出那么秀气的姑娘。

安阳连忙辩白：

“我没缠她啊，我只……”

“还没缠，”李么姑打断了安阳的话，“没缠她，她咋会说你这么多好话，她咋会不要媒人上门，咋会说，要嫁人，就嫁你这样的？你说！”

她真这么说了吗？安阳惊喜得几乎要问出声来，但他克制着没说。这一定是当女儿的，给当妈的说出的心里话。真没想到，李昌惠这姑娘，会是这么一往情深。他记得，他和李昌惠的交往，不过是在一个雨天开始的。

那天突然之间下大雨，她正走过他家门口，就小跑几步过来躲雨。雨越下越大，她在外头屋檐下躲不住，就走进堂屋里来。那一刻，他正在灶屋里烙饼，她连声喊好香好香，他就拿了块饼子给她尝了，她咬一口就说好吃，抹一点辣椒会更好吃，他就给她抹了一点辣椒。她吃得连连咂巴着嘴，十分满意。也许正是这第一次有了好感，在看见他拆洗了被子以后，她带了针线来，主动说要替他缝被子。只因爹妈死了以后，只要拆洗了被子，他常常把被子抱到人家屋头，请寨子上的大婶、叔娘、嫂

子缝。那天，他为了感激她的帮助，又给她烙了饼子，让她蘸着辣椒尽兴地吃了个饱。

缠溪沿岸的寨子上，没有吃烙饼的习惯。这是安阳在县中住读时，跟着学校里一个祖籍山东的老师学的。爹妈先后死了以后，他一个人过日子，为贪图方便，时常吃一点面食，烙饼子吃。

莫非就是一来二去这些细枝末叶的交往，使得李昌惠姑娘动了情？

李么姑的话，道出了李昌惠的真情，安阳感觉一阵莫名的亢奋。说真的，父母死后，一个汉子过着日子，安阳常有一种无助的孤独感，他也喜欢见到李昌惠，盼她来找自己。当这个充满村野清新气息的女孩站在他身旁时，他就有一股愉悦感、兴奋感。他晓得只要自己伸手过去揽住她，她是不会反对的。但他终究比她大了十多岁，家里又穷得滴水，他克制着自己，没这么做。可这会儿，李么姑的神情，仿佛他已经欺负过她的女儿似的。

他连连摇着头，结结巴巴地申辩说：

“我真的没缠她，真的，今天，今天么姑你这么说了，以后我就不理她吧。”

“这才像句话。”李么姑的声气和缓下来，又似解释一般道，“你要晓得，昌惠是我的命根子。已经有媒人上门了，男家是信用社干部，他那儿子出息得很，在街子上开了一家小商店，